



官板

仕學規範

一至九

一

1237  
7



門 仁  
號 1297  
卷 1



仕學規範總目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忍目

行已

卷第七

行已

卷第八

行已

卷第九

行已

卷第十

行已

卷第十一

行已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行已

卷第十四

行已

卷第十五

行已

卷第十六

行已

卷第十七

行已

卷第十八

行已

涖官

卷第十九

涖官

卷第二十

涖官

卷第二十一

涖官

卷第二十二

涖官

卷第二十三

涖官

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十五

涖官

卷第二十六

涖官

卷第二十七

涖官

卷第二十八

涖官

卷第二十九

陰德

卷第三十

陰德

卷第三十一

陰德

卷第三十二

作文

卷第三十三

作文

卷第三十四

作文

卷第三十五

作文

卷第三十六

作詩

卷第三十七

作詩

卷第三十八

作詩

卷第三十九

作詩

卷第四十

作詩

仕學規範總目

仕學規範所編書目

太祖朝名臣傳

太宗朝名臣傳

真宗朝名臣傳

仁宗朝名臣傳

英宗朝名臣傳

神宗朝名臣傳

哲宗朝名臣傳

徽宗朝名臣傳

欽宗朝名臣傳

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皇朝類苑

魏彥博德允編

江少虞編

皇朝名臣言行錄 朱熹元晦編

楊文公談苑 億大年

小畜文集 王禹偁元之

張乖崖語錄 詠復之

丁晉公談錄 謂謂之

王文正公言行錄 曾孝先

宋景文公雜志 祁子京

宋子京筆記

廬陵文集 歐陽脩永叔

濂溪通書 周敦實茂叔

胡安定言行錄 援翼之

胡安定孝行錄 翼之編

程氏遺書 顯伯淳  
頤正叔

程氏外書

橫渠理窟 張載子厚

橫渠語錄

臨川文集 王安石介甫

范忠宣公言行錄 純仁堯夫

元豐類藁 曾鞏子固

王氏談淵 陶樂道

杜氏談錄 滋務之

塵史 王得臣彥輔

孫氏談圃 升君孚

倦遊雜錄 張師正

涑水迂書 司馬光君實

元城語錄 劉安世器之

元城譚錄

南都道護錄 胡理編

名賢遺範錄

東軒筆錄 魏泰

節孝先生語 徐積仲車

澠水燕談 王闢之聖涂

韓魏王別錄 王巖叟編

曾魯公軼事 公亮明仲

鼂氏客語

和氏談選 平時

韓莊敬公遺事 續玉汝

文昌雜錄 龐元英

三蘇文集 洵明允 軾子瞻 轍子由

南昌文集 黃庭堅魯直

夢溪筆談 沈括存中

後山文集 陳師道履常

後山詩話

李氏文集 廌方叔

師友談紀 方叔編

上蔡語錄 謝良佐顯道

龜山語錄 楊時中立

詩文發源 王直方歸叟



唐子西語錄庚

曲洧舊聞朱昇

李氏詩話錚希聲

玉壺清話僧文瑩

湘山野錄僧文瑩

冷齋夜話僧惠洪

泊宅編方勺仁聲

陳氏詩話輔之

吳氏詩話聿子書

呂氏家塾記希哲原明

水嘉文集周行已恭叔

聞見前錄邵伯温

聞見後錄邵博

步里客談陳長方齊之

嬾真子錄馬大年永卿

涪陵記善錄尹焯彦明

龍溪文集汪藻彦章

省心雜言趙邦獻

許氏詩話顓彦周

分門詩話李頊編

藝苑雌黃嚴有翼

潛溪詩眼范温元實

珊瑚鉤詩話張表臣

石林避暑錄葉夢得少蘊

石林燕語

石林詩話

古今類事

委心子編

古今總類詩話

任舟編

呂氏童蒙訓

本中居仁

折獄龜鑑

鄭克編

張橫浦語錄

九成子韶

張橫浦日新

四六談塵

謝伋景思

五峯遺文

胡宏仁仲

竹坡詩話

周紫芝少隱

蒲氏漫齋錄

大受

樂善錄

李昌齡伯崇

韻語陽秋

葛立方常之

夷堅甲志

洪邁景廬

夷堅乙志

麗澤文說

呂祖謙伯恭

已上計壹佰件

仕學規範所編書目

仕學規範卷第一

爲學

司馬溫公光自成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  
爲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  
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

晏元獻公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中晏公請  
往府學仲淹嘗宿學中其教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  
之夜課諸生讀書寢息皆有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誦之見先寢  
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就寢時觀何書  
其人亦妄對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  
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  
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

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霸州文安縣主簿蘇洵年二十七歲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

慶曆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嘗語客曰某修學時最爲貧窶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釐十數莖藥汁半盂入少鹽

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朱昂侍郎甫弱冠辭親游學其父給錢二千以爲行資徑入衡山書院服勤學問孜孜不怠夜則拾桐油子然以誦書二年業成而歸復以二千納于父封識宛然

司封郎中孔延之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壘上夜燃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

李待制行簡家素貧能刻志自學坐石上讀六經每至夜分雖寒暑不以少易又聚木葉學書其筆法遒勁聚書至萬餘卷多手自抄寫人謂之李書樓

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可繼乎朝享膏粱暮厭

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祠部郎中強至字幾聖少有志節力學問年二十舉開封府進士黜于禮部退而嘆曰非有司之罪吾術未善耳乃益自刻勵讀書屬文忘晝夜寒暑異俗喜遊嬉請謁公閉門一切謝絕當食不揚匕筋蚊蟲嗜膚不一舉手撲之曰是皆害吾學之功後果中上第

范忠宣公純仁娶天章閣待制王質之女封魏國夫人公既娶為學益篤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遇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一舉登皇祐元年進士乙科後公貴魏國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盛文肅公度好學家居惟圖書滿前每歸休未嘗釋手或勸之少

休則曰吾自樂此非以為勞也

衛尉寺丞向綸雅有奇節不妄交自念世祿子弟溺志膏粱之間乃晝夜刻苦于學日誦數千言一記輒不忘

虞部郎中李虛舟家貧無書假本於人必手自抄錄夜則絃誦長

為辭章頗出流輩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崇政殿說書滎陽呂公希哲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今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宋景文公雜志

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輝光施於世者果致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

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莽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

求苟不為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並出廬陵文集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

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

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

令名出濂溪通書

安定胡先生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

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

澗中不復展讀

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于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

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為先故學中有

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

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

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

由講習有素也並出胡安定言行錄

程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

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

不如眾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

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

下而上者為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

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

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

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

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室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眾莫不驚。

獨田夫色動異於眾。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

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威儀辭遜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皆所未備。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瞭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為死灰，豈有直做。

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  
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本有而今既如  
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根脚始得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  
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  
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  
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  
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  
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  
如置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  
所學便覺察得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  
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  
益哉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



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  
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  
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  
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  
只在此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  
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  
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此則非僻之心無  
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  
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  
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

智益明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  
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  
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聖人之經言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  
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  
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  
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  
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  
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  
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  
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今人多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  
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  
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  
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唐棣初見先生問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  
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已上出程氏遺書

仕學規範卷第一

仕學規範卷第二

爲學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也。

學始於不欺闇室。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

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謝顯道云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謹不要尋行數墨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已上出程氏外書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爲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須涵泳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於己能尋見

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爲害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

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洪邾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

人也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論。多識前言往行。以育其德。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求新意。心中苟有所開明。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穰是莠。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已上出橫渠理窟

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已上出橫渠語錄

子路無宿諾。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而未能有行。惟恐有聞。此可謂有勇矣。學者之病。常在於無勇。使之勇焉。中庸之極。可坐而

臻也

出臨川集講說錄

夫範卷二

三

子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通也先君因曰我

見小宋

即景文公

說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

知前輩名公爲學大率如此

出塵史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出涑水迂書

先生謂馬永年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

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

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也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

孔子方年三十其後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餘年而歸

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

間了却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始可

爲後世法譬如積水於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直至于

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也

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武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

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公又云司馬文正對賓客無間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致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公見時已有三十餘簿出元城譚錄

胡瑗問學者所守要道畢竟如何公曰尋常未嘗與人言既蒙下問不敢不對學者所守要道亦只是一字更無兩字只一勤字盡矣學者能勤則邪僻無自而生中立門人有黃鏐者亦見問嘗以是告之瑗曰甚善甚善只為至誠無息學者誠以為主勤以行之不亦善乎公曰誠是本勤是末求之不已謂之勤纔有間斷便不可謂勤也出南都道護錄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行復脩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年索遊孫秀才也出東軒筆錄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為之主

楊中立云人要為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

呂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效也不必然公曰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一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已上出見氏客語

忠憲公少年家貧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上學書至晚洗去遇烈日及小雨即張弊繳以自蔽時世間印板書絕少多是手

寫文字每借人書多得脫落舊書必節錄甚詳以備檢閱蓋難再假故也仍必如法縫粘方繼得一觀其艱苦如此今子弟飽

食放逸印書足備尚不能觀良可愧恥出韓莊敬公遺事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

未見其止之嘆須是百尺竿頭更進步始得

今之學須是如饑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

或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如何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

亦須切記此語已上出上蔡語錄

仕學規範卷第二



仕學規範卷第三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故君子必先其心，而後其目，而後其耳，而後其口，而後其手足。心者，道之原也；目者，道之明也；耳者，道之聞也；口者，道之宣也；手足者，道之履也。夫學之道，不可不察也。

仕學規範卷第三

為學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髮髯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云某常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為者如此已上出龜山語錄

康節先公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誦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館康節特毀甚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門山下康節獨築室于百源之上時李丞之子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文往質之挺之去為河陽司戶曹康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戍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筆十枝為獻康節辭而后受母舉此語先夫人吾少日艱難如此當為子

孫言之

伯温少時因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公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矣伯温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已上出邵氏聞見錄

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已上出涪陵記善錄

呂居仁云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

長處皆為吾用矣

滎陽呂公嘗說楊學士應之樂善少比聞一善言必書而記之滎陽公嘗書于壁云惟天子為能備物惟聖人為能備德應之遽取筆錄記之

滎陽公入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實主學與黃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為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每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

滎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聲重則記牢

張橫渠詩云若知居仁宅先須入禮門溫公作橫渠哀辭曰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為先伊川先生云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先有

所据守然則橫渠之教以禮為本也

顧公子敦內翰嘗語東萊公云學者須習不動心事緒之來每每自試久久之間果能不動則必自知曰我不動矣由此觀之前輩所以自立非徒然也

陳瑩中嘗云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滎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李君行先生嘗言學者當以經書論語孟子如秤相似以秤量眾說其輕重等者正也其不等者不正也

後世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禮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躡等犯分凌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進益否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為利害不止及其一身吁可畏也然士夫孰不自以為正奈何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得其形似執而不化遂為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發蒙時教之以正如曲禮言幼子常視母誑亦此理也漢景帝鼂錯教用術數宜其亦不免也

或問獨學無友當如何曰讀古人書不可作死法看如此則便是益友

善畫者於一枝一葉意象思索僅得其似而化工一陶千枝競發萬葉爭秀濃纖小大不失毫髮其勞逸不同而真偽自入人之所得於心與得於人者萬萬相遠此可與知者道

橫浦語錄

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文深雄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是數者雜然列于胸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秫稻也醞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學者苟專意時文不知研窮經史則舉業之外叩之空空亦可恥矣蓋學經所以正吾心觀史所以行吾法安可視為不急之務

故前輩謂久不以古今灌溉胸次。試引鏡自觀。面目必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正謂此也。

已以爲是。衆以爲非。已以爲非。衆以爲是。吾將何從。曰學而已矣。學而明乎善。則是非不愧於聖人矣。否則是非皆私心爾。奚擇焉。

孔門學問。非徒載之空言。必期見於行事。故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告之。以其恕乎。子貢行此一語。平生銓品之心。一旦消殞。至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仲弓行此二句。至於可使南面。學云。學云。空言云乎哉。

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

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

君子之學。豈志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也。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胸中。則益矣。韓子曰。沈重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六經之書。浩博而難窮。故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學者莫若精意語。孟語。孟中得趣。則六經皆可觸類而知矣。

山谷荅主觀復書云。所示詩文。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爾。以此知讀書雖貴博。然博而不精。亦無益也。

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入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胸

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  
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  
為空言矣肥上新出張橫

夫理不窮則物情不盡物情不盡則擇義不精義不精則用不妙  
用不妙則不能所居而安居不安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則不  
能成其身矣故學必以窮極物理為先也然非身親之則不能  
知味

夫體既是正好用工近察諸身遠察諸物窮竟萬理一以貫之直  
造寂然不動之地然後能吉凶與民同患為天之所為矣此聖  
門事業也

堯授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言微妙也危言無常也  
故孔聖自十五志于學積十五年工夫然後敢以立自許自是

而後每積十年工夫而後一進未至縱心所欲不踰矩則猶有  
人心消磨未瑩徹也及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才純是道心與  
天無二故中庸稱孔聖之德終以天地之所以為大結之更不  
稱仲尼也今之學道者少有所得則忻然以天地之美為盡在  
已自以為至足矣就世俗而言之亦可謂之君子論於聖人之  
門乃是自棄自暴者耳

學者所以學為治也講之熟則義理明義理明則心志定心志定  
則當其職而行其事無不中節可以濟人利物矣反是則其害  
豈可勝言已上出五峯遺文

伊川之學無虛頭只要實塌塌地用功踐履一節節行到  
伊川云敬以直內凡人修學當先以敬為主此蓋顏氏克己復禮  
之說其門庭大率先要躬行耳已上出漫齋錄

仕學規範卷第三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極淡，內容難以辨認。

仕學規範卷第四

行己

魏侍中仁浦性長厚。在顯位未嘗有驕矜之色。接士大夫尤有禮。解州刺史鄭元昭嘗因事謗仁浦。仁浦既貴。終以德報之。語在元昭傳。又漢隱帝寵作坊使賈延徽。延徽與仁浦為鄰。嘗欲并仁浦之第以廣其居。屢譖仁浦於隱帝。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或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而報怨。不忍為也。周祖聞之。稱為長者。

范魯公質性卞急。好面折人。然廉介未嘗受四方饋遺。自內苑至相位。僅三十年。所得俸祿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二味。故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後太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管產業。真宰相也。並出太祖朝名臣傳

竇侁太平興國七年夏以本官知政事先是侁與賈琰在 上

幕府琰便佞能先意希旨侁常疾之 上與諸王宴射琰侍

上側頗稱贊德美詞多矯誕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

媿於心哉坐上失色 上亦為之不樂因罷會白 太祖

出侁涇州至是始大用侁中謝 上謂曰汝自揣何以至此

侁曰 陛下以藩邸之舊出於際會 上曰非也乃汝嘗

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侁頓首謝

魏咸熙故宰相仁浦之子也性仁孝長者弟咸信任節度使駙馬

都尉奴僕衆多費用益廣咸熙所受先人貲財市邸第得緡錢

以十七八與弟咸熙裁取一二自給而已累典藩郡所至皆理

性寬厚嘗一日召僚友宴飲初罷兩浙轉運使市得越中陶器

因大治具羅列之侍者數人舉食按前相嘲誚反按盡碎之坐

客皆失色咸熙不之怒止令更設他器別為盛饌亦不答責侍

者寬厚有器度專務掩入過部下更有材術孜孜引薦

李文正公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多譖昉於

上人有言於昉者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盧事敗昉頗為揮

解之 上因言盧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信 上

由此益重昉

王侍郎祐之知制誥也盧多遜與宰相趙普相傾每諷祐欲與已

協共擠普祐不從以為唐宇文融嘗與張說有隙時說為融所

擯而出及說復入融遂敗祐因以融傳示多遜多遜不悅及多

遜參知政事乃出祐華州後終以陰事中普及普復入多遜果

及禍與宇文融事正同識者以是許祐之先見 上嘗詔於

史館集撰神醫普救千卷中官王文壽監視其事權勢甚盛館



中學士皆往謁見待之甚厚祐獨不請謁人亦以是多之有集三十卷行於世祐死之日家無餘財搢紳稱其清儉已上出太宗朝名臣傳

曹侍中彬小心畏謹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辭忤旨被服清素有同儒者尤踈財利未嘗聚蓄局量寬博喜愠不形未嘗言入過乎蜀迴太祖因從容問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及固詢之惟薦隨軍轉運沈倫謹厚可任居公庭必冠帶危坐如對君父不名下吏見百執事必答拜其爲藩帥遇朝士於塗必引車避之過市則戒騶御不令傳呼叱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自延安還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遽爲上請歸休閑閣門無雜賓揔戎伐罪濟以仁恕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爲第一

呂正惠公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謔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深爲當世所服端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故相馮道耀帥趙文度皆鄉里世舊道子病廢分俸給之又表薦文度孫紹宗

錢樞密若水有清識風流儒雅好學善談論尤愛西漢書常日讀一卷事繼母以孝聞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寮佐而揔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士類孜孜忘倦後進多所嚮慕其在樞近同年生有爲縣佐每謁見若水必序齒而拜之

李文靖公沆博涉文史識大體內行脩謹居位謹密門無私謁公府視事之暇多危坐終日未嘗跛倚其嚴重溫雅公忠直諫近代之賢相也

郭尚書贄初作賦頗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謗毀自是

連上不中選。洎贄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詔下之日悔而歸。贄聞之，亟命親善者召還慰諭，俾復就舉，遂預薦中第。呂許公蒙正性沈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稱。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有言於太宗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賄？此乃蒙正未第時與索於紳，不能如意，以致其罪耳。太宗即時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辯，未幾罷政柄，會置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黜為絳州團練副使。蒙正復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在西京日，內臣之貴要者將命而至，蒙正接之不逾常禮，時人重之。

王文正公曰：端重介直，操履堅正，明達治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格峻整，當官臨事，莊厲不可犯，其為相也。屬罷兵之後，朝廷求治，且能遵守法度，承導善意，妙於啓奏，言簡理順，有識略，善鎮

定大事，謹惜名器，敘進材品，使人各得其所，雖拂於己者，亦不以私廢公。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縉紳咸伏其平恕，久於其位，始終如一。上優待之，沖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舊第，

甚陋，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飾氍席，愠而不許。在中書，未嘗奏蔭諸子，婚姻不求門閥，事寡嫂有禮，與弟友愛甚篤，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官族，志在敦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風德。為國宗臣，上所尊禮，蓋平世之良臣也。

查龍圖道嘗出按部，路側有桂棗，從者摘之以獻，道即令計直挂錢於木上而去。家甚貧，多聚親識之惇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周給之，嘗有僚女貧為人婢，道知而贖之，為嫁士族。縉紳推服其履行。

趙文定公安仁質直純慤敦守操行外晦內明無矯飾小心畏謹以謙退自處有所獻替退公必削藁尤寬恕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愠色女弟寡居取歸給養其甥尚幼躬自教導爲畢婚嫁甥卒并葬其父及諸親少與宋元與同學元與門地貴盛待安仁甚厚元與早卒裔嗣衰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善訓諸子手寫周易論語孝經老子凡七子人授一部雖至貴顯簡儉若平素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置典籍手自讎校

崔吏部遵度深於文學篤厚長者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冲澹清介恬於勢利遵度儼舍甚湫隘中有小閣手植竹數竿朝謁之暇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殆忘寢膳處世寡合然與人交終始無改士君子多之

已上出真宗朝名臣傳

初張文節公知白參知政事而王欽若爲相論議多相失因而請

解去及丁謂爲相欽若謫司農卿分司南京乃徙知白南京令其報怨及至待欽若加厚論者多之

鼂文元公迥樂易純固服道甚篤雖貴執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

王文正公曾前後輔政十年每進見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性純儉衣無華采居家誓御罕見其喜愠色人無敢于私每入朝盛服進止如有尺寸

狄密學棊在河中時內臣旁午有自矜權寵者欲引援之棊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豈晚節緣近倖以希進哉及其終家無餘貲

吳龍圖遵路性夷雅謹重寡言笑善與人交初若平淡然風義久而彌著立朝敢言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沒家無長物其

友范仲淹分俸賙其家

崔工部立性淳謹喜論事大中祥符中真宗方修封禪之事士大夫爭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袞旱連江淮無為有烈風金陵有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而中外多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瑞此何足為治道哉願詔史官勿復紀錄前後凡上四十餘事多所施用

韓文忠公億性方重治家嚴而有法雖燕居未嘗見惰容其親舊之孤藐者多為昏葬之

章文憲公得象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恬然自得章獻太后常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嚴待之未嘗交一言在中書八年子弟親戚皆抑而不進

嵇內翰穎舉進士時王曾張知白相繼為南京留守謂其子弟曰

穎謹厚篤學若曹之師表也張堯封嘗從穎學所為文多納穎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為修媛令其弟化基詣穎求編次其文藁為序以獻之穎不答亦不以獻

范文正公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屬沉愛樂善士人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知其名字又所至有恩鄧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之

杜正獻公衍素清約初無居第既退始卜家南都餘十年出入童僕六七十人若平生無軒冕者

孔寺丞旼隱居龍興之龍山下性介潔好讀書家有田數頃賦稅嘗為鄉里所先又歲飢賙所不給者未嘗計其家有無故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

溢州以行義聞賜之粟帛又給復其家已上出 名臣傳

仁宗朝

仕學規範卷第四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仕學規範卷第五

行已

宋文憲公庠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尤畏法在州使工壁堂塗取卮酒與之後知誤取公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後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為執政及庠在洛邈子監鞠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死者實以他疾而邈子為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此何足以為罪也人以此稱庠長者出名臣傳 英宗朝

胡文恭公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不譁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宿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宿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以此報子宿曰後事敢不勉祕術非我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

未可量也。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學問文章，人多稱之。

彭尚書思永，清謹長者，尤長於吏事。年八九歲時，晨得闌遺金釵於門外，俄有吏至，皇皇然若有求者。思永以物色訪之，果墜釵者也。即以與之，吏謝以錢，思永笑不受。在家撫宗族，有恩，居母喪，貧甚，終不受饋遺。

張恭安公存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州奇繒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諸母及昆弟姨妹，恣擇取之，收郵族人之孤嫠者，爲之婚嫁，爲人莊重。雖家居，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

呂諫議誨，初祖端卒，家日益貧。誨既仕，自奉養薄甚，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爲言職前後三逐，皆以彈奏大臣不法，不去不已。由是有鯁直名。

歐陽文忠公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於當路，有權勢，雖知其設機，窺見待必直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故自若也。脩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刻好勝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

張侍讀瓌，雖資長者，然遇事輒言，數忤權貴，屢黜不悔，恬於進取，其不磨勘遷官者，率嘗至十餘年。

邵康節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爲學，夜不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徙居于洛，蓬蒿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于家，不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無不親之，爲人坦夷，無表襮防畛，不爲絕俗之行。張康節公昇，忠信儉謹，不受請謁，分俸祿以及九族，故舊退居十

餘年葺田廬於嵩陽紫虛谷澄心養氣不問時事耆老而耳目明

單光祿孟陽與兄熙甚友愛少時熙與人鬪鬪者邂逅死未有知者孟陽曰家貧親老所賴以養者兄也不可不代之死乃趣往鬪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蘇問孟陽孟陽告以故鬪者感歎遂不訟

曾舍人鞏少孤奉母孝鞠養四弟九妹甚友愛宦學婚嫁一出鞏

力已上出神宗朝名臣傳

司馬文正公光自始立朝至於為相上則為人主之所信下則為海內之所安至於遐陬外夷聞其名者莫不心慕而誠歸之求其所以為之者而不可得端明殿學士蘇軾嘗載光語晁補之之言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則傳

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光實有焉

朱觀使壽昌生數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圖法灼辟燒頂刺血寫佛書翼遂其志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得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有白鳥集墓上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張正議問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

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以還其子古古用父命亦不受凡蕪  
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以還种氏  
陳教授烈性介僻篤於孝友年十四繼失怙恃水漿不入口者五  
日自壯迨老享奉如事生禮寢興晦朔未嘗輟甫冠力學不羣  
平居端嚴終日不言雖童僕如對大賓里有冠昏喪祭請而後  
行從學者數百人父兄有善訓其子弟者必舉烈言行以示之  
鄉里饋遺絲毫無所受歲收偶有餘推以濟貧乏

馮文簡公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卒擁入其家頃  
之中人以酒殺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固辭曰老母已議王氏  
終弗就

彭待制汝礪與人寡合然有志於善為御史嘗論呂嘉問及治嘉  
問獄不肯阿執政意坐奪一官平時與蔡確異趣使外十年確

被貶又為之力辨人以此賢之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  
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及其子少時師事桐廬倪天  
隱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為并  
其母葬之又葬其妻且割俸資其女同年進士宋渙未官而死  
經理其後甚至

文忠烈公彥博在樞府尼惠普以妖妄就逮有司奏搢紳所與簡  
牘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彥博無有神宗問其故對曰臣但

不知爾如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

趙郡王世開事繼母三十年如一日撫孤姪如已子執母喪哀毀  
一夕髮半白捐金帛以贖族人之貧及不能葬者已上出朝名臣傳 哲宗  
王御史回召為睦親廣親宅講書鄒浩貶新州人莫敢顧回獨為  
之治裝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追詔獄人為回懼回處之晏



然獄具削籍遣還其鄉。回即日徒步出城行數十里。其子追及之。問以家事。不荅。

范開府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踈。族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

蘇司空頌。天性仁厚。字量闊遠。喜愠不形於色。資質端靖。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惰容。

王資政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王存乎。少事潁川陳浚。浚死無子。存貴。求得其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嘗悼近世學士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存唯一兄。蚤世事寡嫂甚謹。拊其子如已出。

曾閣學孝廣。爲人嚴重。不妄取與。平居必正容色。大書修謹二字。

銘諸座右

任提宮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邃於經術。支力雄健。蜀人師仰之。爲諫官。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

陳觀使瓘。篤學有識。志不苟合。居父母喪。廬墓鄉曲。重之。初蔡卞知其才。待遇加禮。瓘不肯附麗。瓘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往往退避。迨居言路。所疏姦惡。雖所舉不避也。

蘇朝散元老。外和柔。中實勁厲。中官梁師成欲見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拒弗與。爲考功也。郊恩當任子。以季弟元凱早亡。乞奏補其仲弟元亮。使收養其孤。朝廷從之。

黃直閣葆光。天資剛正。尚氣節。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移。方蔡京權勢震赫。臺諫不敢言。獨出力排之。時議推重。已上出。

司馬尚書朴累調晉寧軍士曹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守貳為長官使下吏得陷之不唯亂常人且不合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

譚端明世勣為祕書省正字蔡京得政久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諂事者皆越次陞擢世勣坐直舍繙書竟日泊如也宦者梁師成貴幸好招延文士立能致人通顯其黨有與世勣鄰居者數刺致師成意世勣謝絕之更六年不遷並出 欽宗朝名臣傳

仕學規範卷第五

仕學規範卷第六

行已

仁宗在東京魯簡肅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室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在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不為上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異不敢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罪大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

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母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

范忠宣公純仁。調常州武進縣。及文正公督公赴官。公曰。常州遠。庭闈願致一近地。易許州長葛。又不赴。文正曰。爾前日以遠為言。今既近矣。復有何詞。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文正公不強之。卒終養焉。

真宗喜談經。一日馮元談易。非經庭之常講也。謂元曰。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齊亭閣選純孝之士三數人。止如同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暇則薦茗果。盡笑論。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去。元薦查道。李虛己。李行簡。三人者。預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疾嘗思鰕羹。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冰脫巾。取得鰕魚尺餘。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虛己母喪。明醫者曰。浮翳及睛。但

舌舐千日。勿藥自痊。虛己舐睛二年。遂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日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丁晉公言。凡士大夫而恐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中矣。昔趙普在中書。呂端為參政。趙嘗覘其為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聖上嘉賞。未嘗喜遇。聖上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

范文忠公鎮。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入過。富鄭公為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反覆熟慮。必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常降階。凡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

相公尊重客踧踏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効之自富公始也

趙康節公槩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

端明殿學士蘇軾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

資政殿學士王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某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

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張文定公方平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

寶文閣待制彭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

陳恭公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杜正獻公衍為樞密參政事范仲淹嘗出行門下數爭事上前衍不以為恨而仲淹益服之

范忠宣公純仁文正公第四子長子純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

與叔季純粹純禮克世其家而公愛國憂君不以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人以爲有文正之風焉

龍學滕甫臨大事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唯恐有過

張文節公知白在相位謹名器無毫髮之私常以盛滿爲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平江南倉廩府庫一委轉運使彬無所問師還舟中唯圖籍而已

國子博士毛應佺知寶州郡在合浦之東千里而近地多珠貝犀象沈檀之產前之剖符者往往舳舻相銜犀竭其土物公北歸之日盡室一舟無錙銖南國之貨

賈黃中興國中參 太宗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一日案行

府寺覩一隙舍扃鑰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數十巨櫃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不隸于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啓其封悉籍之以表上 上嘆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尚冒禁盜之況亡國之遺物乎賜三百萬以旌其潔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盡籍之皆海南明珠蚌胎也在任無不垂涎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 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奏覆 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爲宰相 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復

言聞者嘆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扈郎中褒嘗言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大夫寓居者多然無不請託州縣獨致仕富太監嚴三年無事相委又丘太博舜元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撓官政惟致仕王郎中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面未始告人斯二人者天下固未嘗知其廉節也范忠宣公純仁知諫院公數以言事上未聽納因登對面奏

曰臣言可用願朝廷采納臣言不可用願罷言職重行竄貶神宗諭曰官家留卿不可堅求去公奏曰臣爲言官而言不見信於陛下雖聖恩隆厚臣愈不敢當實無面目居此職任遂居家待罪不就職朝廷知不可強罷公知諫院依前直集賢院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同管國子監時執政密使所親

謂公曰上旣堅留公又依所請罷言職仍依已擬除制誥可出而就職矣公曰某言旣無狀今雖罷諫院而以美官見誘是以貪夫畜某也如朝廷用某言則勝於得美官矣如言不用雖萬鍾亦不敢受

熙寧中玉韶開熙州諸將皆以功遷官隍城使桑湜獨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皆受君獨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其知恥

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盡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嘗欲面折之焉能隨羣逐隊趨炎

附熟看人眉睫以翼推挽乎道之不行命矣執政知而惡之出知均州

仗叔獻之爲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喜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嘆曰巡檢豈以我爲負約邪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專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于其下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子可一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孫宣公爽以太子太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

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脩皆一時文士遊賞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音花凡園圃之勝無不遊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間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幽亭藝花木足迹不及城市至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仕族多過客眾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踈爽闡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

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陶罇果藪而進，文僖喜其野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吏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史之多也？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尚書工部郎中歐陽載為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秘書丞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

承議郎程顥為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

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仕學規範卷第六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仕學規範卷第七

行已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邪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入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人服其量

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喜事欲効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如朕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駭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

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爲相云

韓魏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遜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

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作傳以勵天下云

陳恭公再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族子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已上出 皇朝類苑

曹武惠王彬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

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曹武惠王 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析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

履其一。君子以爲入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僞。

公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行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行自在幕府。至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立。當爲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爲時所上下也。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軒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踈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今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

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參政吳正肅公為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辨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

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諫議大夫田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起居舍人尹公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為偏提給

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爲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洙在隨州而孫甫之翰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迺湜不能自植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之翰以謂信然

尹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

陳搏被詔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謂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

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

已上出

皇朝名臣言行錄

仕學規範卷第七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仕學規範卷第八

行己

端明蔡公襄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夜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鎮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事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屈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

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吾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二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旣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盡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崇政殿說書滎陽呂公希哲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

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或問滎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畦畛峭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其所措置規摹闊大高遠外視如甚略已而詳觀其中則



細故小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平居與人接禮下之問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爲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及於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蘇子有盛名於世，而退無自矜之色，此爲過人。

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爲罪，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門下侍郎韓公維，弱不好弄，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恥。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韓公性純厚，貌重氣和，而寡言。其遇人不設城府，與人語唯恐傷之。至當言職論事，上前，亶亶不窮，正直確切，無所回隱。左右爲懼，而公益安徐，不見聽終不已。平生自奉養甚約，室無媵妾，食纔脫粟一肉，所用服器雖敝，敗不易，篤於孝友，家事付昆弟，得

任子恩亦先推與之爲守今本於豈弟而能擊姦豪以安良民其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鉤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容物不校類如此故司馬溫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之畏焉洛之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爲難爾人以雍言爲然丞相范忠宣公純仁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

丞相蘇公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噉或謂其事迹書札具存可辨公笑曰吾豈爲是者

丞相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母曰士當以器識爲先止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樞密王公巖叟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公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諫議劉公安世儀狀魁碩聲吐如鍾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性嚴毅雖家居無墮容子弟進見侍側肅如也其孝悌忠信恭儉正直不好聲色不殖貨財誠心自然非勉強而行之也窮經樂道至老不衰

公嘗知潞州部使者希蔡京言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終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服之公在南京奉祠府尹因徧取官觀寄居官白直曆閱之或差禁卒或過其數至公獨無其持身廉謹如此

內翰范公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謂沖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諫議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節孝徐先生積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曰脩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明其術甚易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臣言行錄

寶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

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臣帝不悅儀歸家召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吾門可保矣

楊玠靖恭虞卿之曾孫也仕前僞蜀王建至顯官隨王行歸後唐

以老得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請

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先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魏咸熙仁浦之子性寬厚任太僕少卿累典藩郡知杭州日晨興視事掌舍卒掛油缸中門簾鉤上正中其額翻汗冠絨咸熙戒

左右勿得輒言使老卒亟還卧內易衣巾而出歸朝大治具賓友集饌陳越中銀釧陶器僮僕數人共舉食案而前相嘲誚足

跌盡破之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變容但令易他器別具蔬果亦不加咎責人皆服其量以為劉寬之比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正白語人言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已上出楊文公談苑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仲由喜聞過今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

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

玉其重無加焉爾

已上出濂溪通書

郭琮台州黃巖縣仁風里人至性孝悌浮沈民伍少喪父常有罔極之歎事母張氏頗極恭順娶妻有子而移居母室供給飲食必萃珍異凡母之所欲必親以奉之或經家人之手則憂形於

色慮失母之意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祈母之壽也母年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黨異之至道三年者老陳贊覩詔書存恤孝悌因率同里四十人具狀郭琮行孝事詣漕運使乞聞朝廷漕使馳詣其家以根其事實因召母出與之坐飲以醇酎嗟歎良久遂具表以聞 太宗覽而嘉之降詔書旌表門閭除其徭役觀者榮之母次年無疾而終香氣盈室琮哀號踰禮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至今黃巖感琮之行善以事父母者十其二三矣

顧忻泰州泰興縣永豐里人十歲喪父以母多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一日改志所居遠郡城幾乎百里每遇一稅入輸語其昆季曰家之極難者願付我必克荷之不願輸稅慮離母之左右

以失其欲也。以是昆仲常多之。母老目忽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禱天地。刺血寫佛書數十卷。母目忽明。以至燭下亦能縫紉。精神輕健。雖少婦之不若。晚年忽語其子曰。吾儂汝不食葷食矣。遂不過中食。顏色如童稚。年九十無疾而終。

李瓊杭州仁和人。居眾安橋東界。幼失父。家苦貧。而至孝於母。後以鬻繒爲業。家稍豐厚。孝心益堅。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長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侍。吾免汝之辛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其手。意如有失。其母亦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凡市人知瓊之孝者。物之出必先求以奉瓊。瓊得之十倍酬其價。或問之。瓊曰。異誘其甘滑以奉母。豈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

查道字真之。新安人也。祖文徽仕僞唐至樞密使。父元方以父蔭歷殿中侍御史。太祖克平江表。元方隨李煜款納。即真爲滑州掌書記。道度量宏偉。趣尚平澹。博綜經史。尤長應用。至性慈孝。動遵禮法。嘗在滑州。母疾綿悒。道調煎藥劑。經旬不寐。母思鱸魚。求莫能得。道因詣黃河。禱祝垂釣。因而獲之。重僅踰斤。攜歸官舍。爲羹以進之。母食而漸愈。後聞者爭往。或釣或網。終無所獲。人以爲天賜之也。親喪之後。口絕酒肉。雖深冬積雪。常布素徒跣。杖而後起。終制就舉。登進士第。歷觀陶尉。徐州推官。祕書丞。知果州。應直言極諫。對策上第。移左正言直史館。京東漕運使。雖俸入豐厚。分給宗族。孤寡爲畢。婚嫁者十餘家。以是居常匱乏。天禧二年。自右司員外郎中龍圖閣待制出典號略郡。卒於官舍。年六十二。有文集。牋表行於世。道愛重節義。遵守名教。未第日遊襄漢間。假貸親舊。得錢十萬。途次適值故人嫁。

女頗窘支費道罄囊濟之其年罷舉時人伏其高義有郭代公之比焉

許俞宣城人也家世以儒術顯名江左父養高不仕俞風采魁傑襟懷峻整尚慕節義不安交游下筆立言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季父逖有名於時爲尚書外郎器俞曰吾家千里駒也居常敦睦家人未嘗見其喜怒少喪母氏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夜不怠父之所欲雖千里必致之或隨計偕安輿扶持稅舍輦轂與妻子共食麤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豐厚恐貽父憂公卿之聞者多所歎服率分俸以助其養父年垂八十謂俞曰覩汝登科之後沒于地足矣大中祥符七年俞果登科第授涪陽從事扶持歸海陵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沈篤俞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躬必親或問其故俞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

焉父喪摧毀幾致滅性而家至貧多假貸於士大夫或歷父經由之地涕泣者永日嘗於通津寄泊佛舍值春景花發閉室靜坐未嘗出覩赴牧守之召過琅山別院馬上忽泣下僕御問其由曰我父曾寄此也士流伏其孝

李化清建業人也世以力田聞于鄉里

太祖平江南化清避

于暨陽兄弟多雜伶人以給晨夕化清潛諷詩書而孝悌恭順動止循禮事母以孝常持巨竿釣魚以供馨潔後遭父喪哀號毀瘠四肢柴立造廬墓側栽植松柏雖妻子至亦不之顧暨陽多山民患虎豹晝設虎落夜無行民化清造廬之地絕焉里民多異之制滿還家蔬糲度日遂教授鄉里從者翕然前進士司馬詹爲邑之佐覩其異行因爲文以誌于石

已上出胡安定孝行錄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懈如管

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話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更有甚工夫到此眾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

豢之悅我口玩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

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

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

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

少得者不可惡也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

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

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

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

矣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



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得及陷其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若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

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已上出程氏遺書

仕學規範卷第九



